

旺仔與來福

這是一個關於旺仔與他的狗的故事，故事的場景在三芝，或許有些人不太清楚，不怪你，三芝鄉在地圖上總是不明顯，小小的，在北臺灣一個偏遠的角落。

三芝是北臺灣沿海地帶中少數以農業為主要維生方式的地區，農產品豐富。但是和大家印象中的農村風光不太一樣的是，在這裡，你幾乎很難看見幅員遼闊的田圃，受制於地理環境的關係，這裡都是梯田，滿山遍野的梯田，三芝的地理環境背山靠海，腹地極為狹小，為了求生存，過去開墾的老一輩們展現強大的適應能力，在這裡發展出這樣的梯田景觀。

從橫山或北新莊那邊往三芝的方向看，可以看到在起伏的山谷間，到處是一階階的田畦，從這頭橫跨過那一頭，猶如綿延不斷的青綠色階梯，翻過了一個山頭，還有接連不完的階梯，一路向天空蔓延上去。

旺仔就是住在這片天地裡，更正確點來說，他的天地只有這一片。

這不是什麼悲觀的說法，至少就事實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敘述是很中肯的，旺仔是道道地地的三芝人，生在三芝、住在三芝、讀橫山國小、三芝國中。

至於高中？旺仔沒有念過高中，就連國中，都是在老師的竹棍子和椅子底下勉強畢業的，這是很多和旺仔一樣的農家子弟同樣的困境，在每天農忙的家庭環境底下，就連要抽點時間把功課寫完，都是一種奢侈，更不用說什麼複習、唸書的時間。其實也不是旺仔的父母不知道教育的重要，像是旺仔的妹妹，就很上進的一路念進了高中，再拚命半工半的讀念完了大學，對於父母來說，只要還孩子肯唸，再苦都會盡力讓他們繼續唸下去。只是旺仔的表現在令人嘆息，他恰好趕上了第一屆的九年國教，從此初中不再需要考試，對於這些農家的孩子來說，是一件何其幸運的事。但升上國中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太久，旺仔很快就發現了這個事實，那些像蟲爬似的國字、符號、字母們，老是以戲謔的姿態鑽進他的腦袋裡，引起一連串的頭痛，然後在肆虐了一陣後又悄然離開。

他實在是讀不來。曾經，旺仔的老師指著他永遠考不及格的英文字母考卷，大聲的斥喝旺仔，叫他最好去大醫院檢查看看究竟是不是智能有障礙，旺仔把小小的個子站得直挺，低著頭，訥訥的聽著，他其實不好意思告訴老師，他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疑惑。所以，對於旺仔終於能夠順利國中畢業，歡喜的人還真不少，不僅對旺仔來說真是天公伯有保庇，對於他的老師來說也真是一種解脫。

畢業後，旺仔就理所當然的留在家裡務農，田裡的日子過得比想像中的快，在沒有人注意到的時候，三十年就無聲息的從生命裡溜走，沒留下太多什麼。

這些年換來的，大概只有一身矮壯的筋骨，旺仔的個頭本來就不高，加上長

時間在田裡面勞動的習慣下，整個人的身形也顯得不夠直挺，略帶彎曲的厚實臂膀佔據了上半身大部分的視覺，讓人覺得他似乎老是低著頭。旺仔的皮膚黝黑，卻一點也不是什麼力與美的呈現，他的黑像是沾染了洗不乾淨的泥巴似的，被日頭過份的曝曬，呈現一種長期乾涸的粗糙狀態，他的手掌又厚又寬，手指卻出奇的短，每當他攤開手掌就可以看見上頭大大小小的老繭，像是天生的掌紋似的安詳陳列著，粗短黝黑的手指上是一片鈍厚的指甲，褐色的泥巴卡在指甲的縫隙間，混著被煙燻過的焦黃，怎麼也洗不乾淨。才四十幾歲的人，看起來卻有五十歲似的老態。

旺仔的生活很固定，在田裡忙上一整個天光，然後載著一些時蔬野菜去趕黃昏市場，在他熟悉的老位置上一邊賣菜一邊抽菸，什麼菸害防制法的鬼東西他是沒聽說過的，說實在的，也沒人在意過。

賣了菜，補條菸或是買塊肉，旺仔又一路風塵僕僕的騎車回山上的家裡，煮鍋飯、熱個湯，偶爾扭開那台十幾年的老電視，看著裡頭變色的人和布景跑來跑去，不到九點他就會累得猛打盹，然後睡得呼聲大響。

一天、兩天、三天、每天，這就是旺仔生活的全部。

喔，對了，旺仔還得餵狗。

旺仔有一條老狗，來由其實也沒什麼來由，牠是自己跟著旺仔回家的路邊野狗，也不知道到底是幾歲來的，旺仔只記得那天在田邊的草堆旁看到牠時，還只是隻連路都還走不太穩的幼犬，從小就展現了愛跟路的性格，一路哼哼叫著，硬是跟著旺仔回到了家。牠應該混到了台灣土狗與狼犬的品種，黃褐色皮毛的身形比同類大了一些，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嘴管長得又黑又正，煞有氣勢，偏偏牠卻長了對軟趴趴的耳朵，有點裝可愛的模樣，看上去硬是兇猛不起來。

旺仔趕牠不走，想著多養一隻狗可以幫忙看門，也就隨便讓牠在屋外窩住了下來，這一窩就是十幾年。旺仔喚牠叫來福，那種在鄉間隨便一叫就會有好幾條狗熱情應你一頓漫天狂吠的普通名字。

但是旺仔的來福跟其他的狗不一樣，很不一樣。

來福在尋常野狗的外表下，有著大家前所未見的平衡感絕技，牠有辦法四腳穩穩的站在旺仔的野狼 125 坐墊上，一路讓他載著四處去。一開始誰也沒發現來福的這項特殊天分，只是生性愛跟路的來福，每天非得跟著旺仔去田裡，剛開始的時候，旺仔總是不怎麼答理牠，來福只得認命的追在旺仔的野狼後面，死命狂奔。後來來福學聰明了，在旺仔準備要出門前，牠就先踏著引擎跳上坐墊，露出堅持的眼神，直挺挺的站著。起先幾次，旺仔還會把牠驅趕下來，後來次數多了，旺仔實在被牠煩得受不了，索性就不管牠，踩發引擎後自顧的騎著走。

「反正到時陣伊自己驚到，就會跳下來。」旺仔心裡單純的這樣想。

但是來福就是厲害在這裡，牠就是有辦法穩穩的站在坐墊上，一路雄赳赳、氣昂昂的給旺仔載著跑。旺仔剛開始總以為是牠運氣好，才沒被甩下來，但是後來多跑了幾趟，才發現來福穩定度很夠，不管車子是騎快還是騎慢，牠總是能屹立不搖。旺仔不是沒有試過想挫挫牠的得意，故意去騎過坡道，或是在人家刨刮過卻還沒來得及鋪上柏油的產業道路上奔馳，顛到自己都有點頭昏腦脹了，來福還是硬撐在後座，一臉似笑非笑的得意樣。

載久了，也習慣了。旺仔不管到哪裡，除非他特地不讓來福跟，否則大家幾乎都知道，有旺仔出現的地方，等一下一定可以看見來福。來福也很爭氣，他總是安分的跟在旺仔身邊，不吵也不亂跑，像是經過參養的冠軍犬似的，除了偶爾會跟村裡拿剩飯餵牠的孩子們搖搖尾巴之外，來福總是忠心不移。

不管旺仔是載米去磅，還是拔了茭白筍去農會貼標，更或者是摘了一布袋的青菜要去市場擺攤，來福總是端坐在他身邊，兩條後腿收得俐落又有力，黃褐色的背脊挺得筆直，牠的嘴管微微揚起，眯著眼，毛茸茸的眉心微微皺起波紋，有一搭沒一搭的露出舌尖喘著氣。

「來福，來走啊。」那些鎮裡的孩子最期待聽見旺仔這樣的叫喚，那代表來福又要表演牠的特技，只見牠輕巧又俐落的攀著引擎，後腿一墊再一縮，就穩站上了坐墊。這時的來福總是站得又直又挺，一臉的神氣，牠的眼神專注的看著前方，微微溼潤的鼻尖會在陽光的照映下閃閃發亮。

「伊三八啦！」旺仔總這樣跟人家解釋，他相信來福一定很享受被這麼多人類投以讚嘆眼光的感覺，才會這麼愛跟路。

但是旺仔也挺喜歡載著來福四處跑，這種感覺他也說不上來，看見人家對來福投以羨慕或欽佩的眼光時，自己也有點莫名的得意，他老是一副見怪不怪的口氣，「不成猴啦！三不五時就愛這樣展！」然後溫溫吞吞的哈一口煙，旺仔眯起眼睛，一臉戲謔的躡腳接近站在車上的來福，然後「呼」的一下，把煙吐在牠的鼻管周遭。

來福像是遇到了農藥的小昆蟲一樣，瞬間瞪大了雙眼，倏的跳下了坐墊，還不忘哀怨的看著旺仔，連打了兩三個噴嚏。

「哈哈哈哈哈……伊甘那驚這個而已啦！」旺仔很得意的笑了笑。

山上的產業道路總是蜿蜒，迎面吹來的山風帶著點近海鹹鹹的氣味，來福在後座總是安靜，旺仔很享受這樣寂靜卻又不孤單的陪伴，只有當風掠過臉旁時，會偶爾傳來斷斷續續的趴搭、趴搭聲響，那是來福垂垂的耳朵被風吹動的緣故。想到那畫面，旺仔就忍不住越騎越快，然後聽著後座越來越頻繁的趴搭、趴搭聲，

吃吃傻笑。

不過來福絕對不算一隻溫馴的狗。除了對擅闖勢力範圍的閒雜人等從不客氣外，牠自己也很會沒事找事。來福的身上滿是傷，每次旺仔帶他到田裡去，牠總是一溜煙的不見狗影，山裡鄰家不知道住了他多少的朋友，想當然，仇家也不少，常見他回來這裡傷、那裡跛的，回來就一屁股蹲在田埂邊舔個沒完沒了，旺仔也只是看在眼裡，沒打算多阻止牠些什麼，只是當來福又帶著新的傷痕回來，舔得自己悶哼聲不斷時，旺仔還是免不了要停下手邊的工作，半是心疼、半是揶揄的看著牠：「擱去打、擱去打啊！返來舐得甘若貓仔咧，金見笑喔。」

來福只是抬起眼來望著他，尾巴熱情的晃呀晃的，很是開心。

每天要餵完了來福，旺仔的這天才算完整的告個段落。把剩飯菜扣進牠的碗前，旺仔總會偷偷和點豬油，他知道來福喜歡這味道，即使牠從來不說，旺仔都知道。在臨睡前，還聽得見來福在屋外嘖嘖咀嚼的聲音，在幽深的夜裡，與唧唧的蟲鳴和成一種微妙的節奏，旺仔微微的得意，然後暈著。在許多寂靜清冷的夜裡，旺仔都知道來福會偷溜進他的房間，窩在他的床腳邊睡，一大一小總睡得鼾聲大響。旺仔與來福，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

這天比平常早醒來，空氣裡還有著山間溼漉漉的霉味。旺仔習慣的望向窗外還灰濛濛的天，摸索著下了床，在床邊漫著陳年騷味的尿桶上解放了清早的第一泡尿，這才感覺整個人真的清醒了過來，晚春的早晨泛著清冽的冷氣，從身體裡冒出一個顫抖，像是濃湯在沸騰中咕嚕而出的沸騰氣泡，「啵」的一聲爆破瞬間，總令人忍不住眯起了雙眼，不知道究竟是因為溫度還是來自內部的暢快。

旺仔隨手抄了條掛在牆邊的毛巾，搖搖晃晃的走向屋後的小水溝，那是一條從山裡面流出的泉流，從旺仔有記憶開始，這條溝就從沒有乾涸過，總能在四季裡提供最舒適的水溫，隨便梳理一下，就可以神清氣爽的開始一天的生活。

他先到竹林挖了五枝新筍，然後在菜園為新爬高的四季豆換了新棚架，給銷路最好的大陸妹加了一趟肥，又在老是鬧蟲的水果玉米上撒了層藥。這時節的菜都長得正好，再幾天又可以收成一批，但這時的蟲子也是正活躍的時候，疏忽個兩天，往往賣相就差得連送都沒人要，旺仔一點都不敢含糊於照料。

然後要去田裡巡兩圈。秧苗正在抽長，喝水喝得兇得不得了，田水太多會爛、田水不夠會乾，得像是在呵護孩子似的天天去巡田，適度的補水與放水，注意雜草的的出沒和福壽螺的動向，還得擔心天公的臉色，和秧苗們的養分，然後才能用溫柔的眼神看著他們長大。

田裡的生活只有四季，卻沒有歲月。

就這樣一天又一天，旺仔早已經遺忘在自己手裡，究竟收成過了幾回，從衝動懵懂的孩子，轉眼間竟也冒出了不少白髮，他只能在越來越容易發痠的腰桿子上，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年輕。

但是，農忙始終如一，旺仔的生活卻越顯得捉襟見肘。旺仔其實並不懂什麼物價指數或主播們口沫橫飛討論的 GDP，但是旺仔知道一件事，就是錢一年比一年還要難賺、難用的事實。

去年秋天，一向安靜而溫和的旺仔就曾經難得的發了一頓脾氣。

十月底的三芝，有一項迷人的特產，茭白筍，公所還為此連續好幾年舉辦了「茭白筍節」的活動。大家都知道三芝盛產茭白筍，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產期後三星期左右才熟成的「慢種」，才是真正茭白筍中的極品，小小的個頭卻支支肉質細嫩鮮甜，每一穗都飽滿潔白，即便是生吃，也爽脆得像是在吃水果般。至少，在旺仔的生命經驗中，這是他所種過最棒的。

旺仔喜歡自己種的「慢種」茭白筍，除了培養極品的成就感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好價錢的品質保證。那天旺仔在田裡忙了整整一天，才把成熟的茭白筍全都採割下來，今年天公有照顧，茭白筍幾乎穗穗都結得飽滿，他足足走了五趟才把今天的收成全挑回來。

採收回來又是一件大工程，他得先把堆成座小山的茭白筍給分類，長得最肥碩的得額外挑出來，除了要賣錢之外，還要留給兒子。

喔，旺仔有一個兒子，今年九歲。那是在三十多歲那一年，父母幫他從越南娶來的新娘為他生下的一個男孩。

家裡的人口簡單，只有旺仔、爸媽和一個妹妹，而旺仔的生活只有在田裡，日復一日，他沒有太多機會去認識女孩，他也害羞的認為，不會有一個女孩喜歡像他這樣的作田人，這可急壞了家裡的父母。在旺仔三十三歲那一年，爸媽拿出了老本，幫他取了一個越南新娘。

那個女孩才二十歲，白白淨淨的臉蛋，和一身柔軟纖細的身材，嫁過來的她從來不多話，只是在家裡默默的幫忙著，後來還給旺仔生了一個健康的胖兒子。旺仔是覺得虧欠她的，一個乖順年輕的女孩子，嫁給自己這樣不好看又粗里粗氣的漢子。遠嫁到這裡，自己沒給她過什麼好日子，田裡、家裡的事倒是一樣也沒讓她少，所以當後來的某一天，爸媽氣急敗壞的告訴旺仔，應該在家的老婆突然失蹤的消息時，旺仔一點也不生氣，他只是抱著被妻子留下的兒子，看著他睡得安穩的小臉，默默的接受了這個事實。

後來爸媽陸續過世，旺仔又不知道該怎麼帶這樣一個軟綿綿的孩子，常常把

孩子背到田裡，就會聽見孩子在田裡哭上一天。那一次，就是因為孩子哭到發高燒，旺仔的妹妹實在看不下去，在幾經商量之下，妹妹決定把孩子接到石牌的家中去住，至少有人照顧。

這一住就是七八年，爲了不要讓孩子離開已經適應的環境，孩子順勢在石牌念了國小，戶籍也遷了過去。旺仔知道自己不是個稱職的爸爸，但他還是常常想起這孩子，每當田裡有哪些好收成，他總是不辭路遠的從三芝騎車到石牌去，即便不見得每次都能見到孩子，但是只要想到孩子可以吃到這些，他總覺得甚麼都值得。偶爾，旺仔也會塞點錢給妹妹，他知道那些錢真的不算什麼，但是這樣至少讓他覺得自己還像是個爸爸，所以，他很認真想把茭白筍賣個好價錢。

但是那些惡質的大盤，卻拿中國進口的一些作物單價來跟他們談，往年價格很好的「慢種」，今年大盤竟然一開口就砍了對折的價，旺仔跟大盤談得臉紅脖子粗，最後氣得乾脆甩頭不賣，他寧可自己零星的賣，賣不完的就拿給妹妹去四處分送，他就是覺得讓人家這樣踐踏這些茭白筍，實在對不起天公伯的照顧。

讓旺仔無奈的事還不只這一樁，公所把山上的幾戶人家都召來，還以爲公所要辦桌吃飯，旺仔還帶著來福一起去，打算給牠吃一頓好的，後來才知道是說有什麼新法案要跟大家商討，旺仔著實失望了一下。聽講向來就不是旺仔的強項，所以他清醒的時間實在屈指可數，只記得昏昏沉沉間，聽說新法案叫做『農地更生條款』。

介紹法案的幾個年輕人，臉上閃耀著理想的光芒，口沫橫飛的解釋著：

「個人農地的持有就是有太過於零散的問題.....」

「分散的農地對於機械化沒辦法，生產又沒有效率.....」

「要農村休閒化，政府或財團可以近來投資，你可以把農地改建一下.....」

屋頂上轟隆隆的風扇吹不動凝滯的空氣，屋子裡滿是黏膩的溫度，公所的小夥子穿著漿過的襯衫，身上背著哪個地方代表的背心，耐著性子跟大家解釋這個新法案的內容，一滴滴的汗珠不斷從他的額頭上滾落下來。

旺仔不懂，那小夥子爲什麼還堅持要把領帶打得那麼工整，他不熱嗎？他的襯衫都濕了大半，這樣不會難過嗎？

旺仔也不懂自己現在的生活到底哪裡不好，所以他不懂爲什麼大家一直希望財團進來，他也不明白，這個什麼『農地更生條款』爲什麼老是要大家要把自己的老厝好好修整，好經營什麼在地產業、什麼觀光民宿，旺仔覺得阿爸的房子很好，他很喜歡，就算是再過一百年他還是很喜歡啊！

旺仔搓搓眉心的皮膚，掉落了些許皮膚的碎屑，怎麼連臉上都是黑的？他玩弄著那一條條皮膚的污垢，漫不經心的。來福也是。

來福這兩天老是提不起勁，老是躺在那兒，整個老狗樣都出來了，看著來福

慵慵懶懶的德行，旺仔突然間也覺得有點疲倦。

懶洋洋的來福多半的時候都在睡覺，只有在看見旺仔的時候，才會站起來搖搖尾巴。

聽完說明會後的旺仔已經沒什麼胃口了，他把大半的飯菜都倒進了來福的鐵飯盆裡，來福意思意思的晃了晃尾巴，把鼻子探進飯盆裡碰了幾下，卻半口也沒吃，來福興味索然的看了看旺仔，然後趴下蜷曲起身子，逡顧自的眯起眼來，只剩下一張個黑黑的嘴管微微吐出舌頭，哈著氣。

「阿你是按怎？連你碼沒胃口喔？」旺仔摸了摸來福的大耳朵，「阿沒碼要飲水。」他把另一個裝著清水的小鐵盆挪近了點，拍拍來福的後腿，催促牠站起來喝水，來福不太情願的站起身，老態龍鍾的模樣。

旺仔蹲著，來福站著，他這才發現來福怎麼都白了鬍子，眼睛旁滿是乾過又濡溼的眼屎，真是隻邋邋的老狗。

來福喝完水，就溫溫吞吞的踱回窩裡蜷著。

旺仔打量著來福的窩，簡單的兩片木板在屋邊價出的小小空間，只有一件自己的舊衣服給牠當眠床，旺仔總覺得這老傢伙會著涼。

來福什麼時候也瘦了，土黃中帶黑的毛色下，是一根根的肋骨，那紋路隨著來福每次的呼吸，會突然的隆起，再突然隱沒。倒是牠的肚子挺不小，一個圓滾滾的小腹攤在地板上，像是中年男人的啤酒肚似的。

旺仔摸摸牠被皮毛蓋住下的肋骨，「阿你是欲去做仙阿是不是？」

來福沒回答，只是睜著多淚的雙眼盯著他。

「無爽快嗎？要不今仔日予你入來厝內暱好不好？」

來福搖搖尾巴，旺仔知道，來福一定什麼都懂。

第二天旺仔醒得很早，他昨晚怎麼都睡不安穩，整個晚上好像都聽見來福悶哼的聲音，心裡不太平靜。早晨的天光不夠明亮，北台灣的天總是潮溼多過於晴朗。旺仔睜開了眼睛，意識卻怎麼也清醒不起來，滿腦袋裡還是昨天公所人員講的那些話，頭昏腦脹的，他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卻又說不上來。

他沒精打采的走到後水溝去洗臉，山裡的霧氣濃重，連身上感覺都沾染了點泥水的氣味。旺仔對著臉潑了幾把的水，才勉強清醒了些，用他開了花的牙刷沾了些潔牙粉，刷出了一嘴的白沫，然後把毛巾蘸得溼透，一陣的希哩呼嚕整張臉就沖洗得乾淨。

被薄荷味充斥的鼻腔裡，突然對於氣味變得敏銳，總覺得屋裡瀰漫著一股令

人不舒服的氣味，那味道腥腥的，還帶著若有似無的臭。

他把毛巾掛在脖子上，又伸進一角在鼻孔裡摳了摳，「味還在？甘會是便所攔塞住了？」在心裡狐疑著，他尋著氣味往前找，氣味是從屋裡穿出的，然後他看見了一大攤的血。

來福躺在地上，看見旺仔走近的身影，勉強的搖了搖尾巴，卻沒有站起來，牠的尾巴都泡在血泊裡，那攤血中混雜著些許的糞便，腥臭得嚇人

旺仔瞪大了雙眼，「幹恁祖媽咧，你就勿通給恁爸死在厝內，恁娘咧，給恁爸斷氣試看麥，打到你叫不敢。」他氣急敗壞的站在來福身邊破口大罵，但與他平日說話的聲音不太一樣，帶著點不確定似的，黝黑的臉龐上滿是驚慌。

來福只是努力的搖動著尾巴，他連頭都沒有抬起來，沈重的眼皮好像就快要掀不開似的。

「啪……啪……」這偌大的房子霎時間變得好安靜，只有來福的尾巴不太規律的拍打著血水，發出的微微聲響。

「幹，是欲按怎？欲按怎……」旺仔像是僵直了身子似的，怎麼也動不了。怎麼會流了這麼多血？旺仔不明白，昨天不是還見牠好好的，怎麼會受傷的？自己不是把牠放在屋裡睡嗎？沒理由會受傷的啊？

流了這麼多血，會不會痛？旺仔擔心的伸出手，想順順來福的毛。粗黑的手指按壓在牠土黃色的毛皮上，想在牠的身上尋找可能的傷口。不知道是牠累了，還是旺仔的撫摸很舒服，來福輕輕的閉上眼睛。

突然間，來福的身體裡傳來一陣很輕微的顫抖，旺仔必須要把整個手掌都貼在牠的肚子上，才能感受到的輕顫，伴隨著某種低低的聲響，像是來福每次吃得太飽時，腸胃頑皮似的蠕動。

然後，來福小小聲的放了一個屁。

大量黏稠的血液，隨著這小小的動作被排出來。
很臭，這血裡除了有糞便，還帶著一種不知名的刺鼻味，
旺仔終於知道這一地的血是怎麼來的

他突然想起鎮上有一間獸醫院，他也突然忘記自己曾經有多不屑那些「開禽牲仔錢」的笨蛋，他滿腦袋裡只有髒話，和剛才來福便出的那一攤血。連想都沒有想，旺仔抱起來福，他只想趕緊發動他的野狼，趕緊抵達那個該死的獸醫院。

只是失去力氣的來福連站都站不穩，根本沒辦法站在車上，旺仔試了幾次，來福都只能癱軟的趴在坐墊上，睜著一雙過於多淚的眼睛看著他。

「幹恁祖媽，你攞假以後就麥予你對路啊！幹恁祖媽，你給恁爸站起來喔！你當作恁爸是在奉待阿公啊，幹恁祖媽咧……」

旺仔的手沒有停下過，用著跟說話語氣完全不搭嘎的模樣，像是在處理什麼價值連成的寶貝似的，一雙粗黑的大手，動作輕柔得令人覺得想笑。但來福像是一團溫熱的麻薯，任憑旺仔搬弄著，卻老是擺不出他要的姿勢。

旺仔突然想起些什麼，連忙拔腿衝進屋裡，鏗鏘匡瑯的一陣作響，他在收納以前老婆雜物的櫃子裡翻找。他在找背帶，兒子襁褓用的背帶。

「在叨啊？幹恁祖媽是放在叨？」他不知道自己在嘮叨個什麼勁，總覺得要講點什麼，心裡才會舒坦些似的。幸好櫃子裡的雜物不多，沒有太久他已經翻出了那條泛著霉味的嬰兒背帶，他惦了惦背帶的大小，認真得像是在鑑定些什麼藝術品般，然後微微點頭。

旺仔把來福放進背帶裡，不擅長使用這玩意兒的他壓根不會固定，反正看到帶子就抓起來打結，一個結不夠穩就再多打一個，直到把來福牢牢的固定在自己的胸前為止。來福的兩條後腿剛剛好伸出背帶，安安穩穩的垂掛著，兩隻前腳也伸出背帶，乖巧的掛在背袋兩側，彷彿一副要人環抱似的臂膀，而牠毛茸茸的前胸貼就在旺仔的肚子上，熱熱的，還有牠急促的心跳，怦怦的跳著

來福仰著頭，不太溼潤的鼻子磨擦著旺仔的脖子，刺刺的，還有種來福特有的口臭味，牠的毛老是呵得人癢，有牠令人熟悉的味道。

旺仔衝得很快，他幾乎是用自動導航的模式在騎車，他無法思考，他得要一直不斷催油門才能避免自己一直胡思亂想。

好不容易來到鎮上，肚子前的來福卻突然開始舔舐旺仔的下巴，旺仔趕忙把野狼停下來，只見來福一雙眼睛變得有點渙散，牠越來越喘，越來越喘。

旺仔輕撫牠眉間的毛髮，一遍又一遍，來福卻一反往常的沒有閉起眼睛來享受旺仔的撫摸，牠的眼睛變得很亮，直直的揪著旺仔望。

然後，來福對著旺仔發出一聲好長好長的哀鳴，閉起了眼睛。

旺仔知道，來福在對他說再見。

旺仔把來福的屍體載回山上，用他當初抱著牠的姿勢，原封不動的把牠帶回牠最熟悉的田裡，然後旺仔開始挖地。

旺仔邊挖邊罵：「什麼死狗放水流，幹恁祖媽哪一個沒智識的，是無知影說放水會爛得臭死喔。幹恁祖媽，恁叨死狗，大家是免食水喔。」

他越挖罵得越大聲，晚春的近午，太陽已經豔得刺人，他一身的汗流浹背，索性把汗衫一脫，打著赤膊繼續挖。

這一罵就是一個多鐘頭，等他罵夠挖好，已經挖出了足足有半人高的土坑，旺仔一身灰頭土臉，蹲在田埂上，瞪著土坑發了半晌的愣。

然後他點著了一根長壽，有一口沒一口的吸著，旁邊是來福，安安靜靜的躺著。旺仔第一次發現，這山林靜得不像話，額間的汗水隨著臉部的稜角滑近眼睛周圍，好鹹的感覺，帶著點熱辣的疼痛。

山間吹起微微的風，煙快要燒完了，來福還是沒變過動作的躺著。旺仔看著來福，觀察著，牠的嘴半閉不閉的，舌頭微微的露出齒間之外，這老傢伙的嘴管旁什麼時候都長了白毛，沾染著微微的血跡。旺仔像是想起什麼似的，趕緊把手裡的長壽吸了一大口，然後試探似的對著來福吐了好幾個煙圈。

「沒效……」旺仔自言自語著。

「福仔，你應該未擱痛阿吧？」他看著來福髒髒的毛皮，用自己也沒聽過的聲音，小小聲的這樣說。「你後擺若擱給我在厝內放屎，我就不要予你入來阿喔！聽到無？」

來福微微張開的嘴巴，好像在笑。

「幹！福仔，恁爸給你挖這麼大坑，有夠意思無？」旺仔看著來福，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旺仔動手想抱起來福，但卻又在手掌碰到的瞬間，觸電似的收手。「幹，你哪會腳手攏冷咭咭……」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對來福說話，還是在自言自語。

他後來跟來福講了很久的話，還陪牠看完了最後一個日落，旺仔才願意開始蓋土，把來福一個人留在田裡。

回到家中，旺仔看見門邊的箭竹筍，才想起今天原本要給妹妹送筍過去的，都說好了，怎麼都忘了。旺仔拖著突然很疲憊的身子，又回到野狼旁，油箱上還擺著沾著血的嬰兒背帶，怎麼忘記連這也一起埋了呢？旺仔對自己氣得都想掉眼淚了，這一路下山的路程他沿路掉眼淚，旺仔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眼淚就是這樣不聽使喚的一直往下掉，揮去了眼淚，鼻涕就流下來，再伸手一抹，滿臉又糊成了一片。他覺得自己像個沒出息的娘們，所以他一路騎，一路罵髒話。

後來他終於受不了，在山下的一間加油站停了下來，悶著頭走進了廁所裡，狠狠轉開水龍頭，顧不得水花噴賤，大手掬起水來，就是又搓又擤的把整張臉用力洗個乾淨。

旺仔望著鏡子裡面的自己，眼睛紅得發腫，連黑黑的鼻頭都帶著點紅，他深深的大吸了幾口氣，然後長長的嘆出一聲氣息。

跨上摩托車，他用力踩了幾下踏板，等待那轟隆隆的引擎把油給轉順了，旺仔習慣性的喝了一聲：「來福，來走啊！」

然後眼淚又來了。

騎到石碑時，都已經晚上九點了，他心裡暗暗叫糟，妹妹有交代過他，兒子還小，睡眠對孩子的發育很重要，九點以後就得讓他睡覺才會健康。

果然，當旺仔按下妹妹家的電鈴時，探出頭來的就是妹妹一張充滿火氣的臉：「哥，我等你等一天了！電話也沒人接，也沒消沒息，這樣我都不知道該不該出門了。」

旺仔沒接話，只是逕自的把箭竹筍塞進妹妹手裡：「這些的筍仔我已經燙過了，很青，要趁青緊吃。」

妹妹看著旺仔，嘆了口氣：「哥，你要多跟孩子相處，學校老師說他的成績很好，可是作文寫『我的爸爸』，卻交了白卷……」

旺仔絞著自己的手指，像是孩子在聽訓般。

「還有啊，哥，你以後不要再這麼晚來了。」妹妹的聲音裡，聽不出是埋怨還是生氣，她只是無奈著一張臉，眉頭鎖著。

「勿會啊啦，以後攏勿會啊啦。」旺仔點點頭，輕輕的承諾，別過頭，眼淚就滴了下來。

告別了妹妹，旺仔矮矮的身影，隱沒在電線桿下的陰影裡，踩發了老野狼，旺仔在引擎轟隆隆的聲響裡，終於不由自主的哭出聲來。